

对中国草原困境的八种观察

狼
无图腾
NOWOLF TOTEM

草原在哪里

冯永锋 著

知识产权出版社

对中国草原困境的八种观察



2483454

狼图腾

无图腾

NO WOLF TOTEM

草原在哪里

冯永锋 著

知识产权出版社

内容提要

本书以狼作为草原生态的标杆动物,并以藏羚羊、鼠兔、普式原羚、黄羊、沙芥、天鹅、白鹿和柠条八种动植物为观察线索,对中国草原的生态困境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和反思。

责任编辑:龙文

责任校对:韩秀天

文字编辑:崔玲

责任出版:卢运霞

版式设计:霍者设计院

图片提供:雷永生 葛玉修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狼无图腾:草原在哪里/冯永锋著. —北京:知识产权出版社, 2010. 8

ISBN 978 - 7 - 5130 - 0070 - 3

I. ①狼… II. ①冯… III. ①草原保护—通俗读物 IV. S812.6 - 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19364 号

狼无图腾:草原在哪里

Lang Wu Tuteng: Caoyuan Zai Nali

冯永锋 著

出版发行:知识产权出版社

社址: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

网 址: <http://www.ipph.cn>

发行电话:010-82000860 转 8101/8102

责编电话:010-82000860 转 8123

印 刷:北京富生印刷厂

开 本:720mm × 960mm 1/16

版 次:2011年2月第1版

字 数:360千字

ISBN 978 - 7 - 5130 - 0070 - 3/S · 004 (3020)

邮 编:100088

邮 箱:bjb@cnipr.com

传 真:010-82005070/82000893

责编邮箱:longwen@cnipr.com

经 销: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

印 张:21.875

印 次:2011年2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42.00元

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。

序言

把生态困难转移给谁

冯永锋

好心而多嘴的人们会突然议论与他们无关的事。他们用嘴巴畅想春晚的演员们，有没有报酬。更好心的人在议论风声，说2010年的“春宵一刻”，中央电视台拍卖所得的广告收益有6.3亿元，这些钱都如何得到，又如何花出。

喜好议论的人由于都只听信传说，不知道内情。因此，他们都认定演员们除了盒饭之外，什么也没领到。好心的人这样猜测，那是因为想上春晚的人多，多少人送钱送身体，都没混上，春晚能给个盒饭让你不至于空肚子上场面，已经算是仁至义尽；至于租用其演出的报酬，那是不可能有的；春晚组委会不会给，给了，演员们也不敢收——因为他们还仗着春晚出名呢，这点小投资，给得起。——演员们不但不能伸手要钱，而且要团起伙来，替中央电视台做广告当道具，死心塌地帮央视挣钱。

好心的人只喜欢围观看热闹，也不知道这几亿元到底都花到哪里去。春晚有十足的官气，举办晚会不但代表全体工作人员，而且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，因此，世界总动员吸引巨资，全世界的企业像慈善那样捐助，全世界的观众像被组织爱国那样去围观，符合中国传统，甚至很有可能，举办春晚的费用是国家财政出的，而春晚的收益则完全由央视独吞，连点皮毛羹汤也不给演员们留下。

中央电视台是变形金刚，远看像管辖视频新闻的政府部门，近看像一心谋利的企业，内核则又像是百事无忧的事业单位；万一哪天上市，完全又可声称是世界级的传媒集团。人家爱把钱花到哪，是不是在元宵来临之际，再把火烧掉，谁也没有资格去阻止和评论。

有个朋友也一度把我评为好心人。于是我这个好心人，在正月初一，难免就很奇怪地想，假如纯粹把春晚比拟为一场投资游戏，那可能是世界上投入产出比最大的商业行为——因为它让太多的人获益，无论是以贪污的形式还是靠实力在广告市场上打拼；又有可能是世界上投入产出比最差商业，

因为几十年来，它生产出来的文化废品太多，制造的丑闻不少。

像我这样的人多半都不懂投资，只会想一个最粗野的问题：为了举办这一切，所产生的困难，到底都转移给谁了？春晚不给演员们出场费，或者给极低的出场费，演员们能够承受，那是因为他们盼望未来仗着“上过春晚”有滚滚的财富，能够为家乡争光；或者自己上纲上线到把商业演出误会为爱国主义公益表演，因此，无论如何他们都消化得了这些困难。

但是，总有一些困难是我们无法消化的，要么通过时间拖延——几千年来中国有权力进行掠夺的人们，都是这样把困难强加到弱势者身上；要么通过“困难转移”——像污染转移那样，转移到一些倒霉的人、倒霉的企业身上。

春晚这样困难转移的现象，在古往今来如沙漠之沙延绵不绝的中国，有诸多古怪的表现形式。有太多的机构，把本应自己承担的困难，转移给了“社会”；有太多的社会公众，在无知无觉间，就被摊派了许多不该由自己承担的困难，及这困难所生成的痛苦。

你去机场坐飞机，会发现安检极其的烦琐，偶尔把你惹毛了，难免气冲冲地想，安全保卫是飞行公司的责任，他们无法保障飞行过程中的安全，于是就这样折磨乘客。保障安全的困难，就这样转移到了乘客身上。

你去地下坐地铁，发现坐地铁也变得困难了，全世界的地铁似乎都在发生公共安全事件，于是，地铁公司采用的办法是困难前移，他们租用了公安人员，使用公共资金购买昂贵的透视设备，恨不得要求每个人都被全身CT扫描一下。但这样，是不是也在把保卫安全的困难转移给了地铁乘客和纳税人？

有一天你不小心被怀疑犯了罪，发现司法系统也在转移困难。他们无法通过智慧、耐心和毅力破案，于是就想出最简易的破案术，对所有的犯罪嫌疑人进行毒打、暴打，把自身能力缺陷和工作不负责任所必然会积累的困难，转移给了“可能的罪犯”，转移给了社会，结果制造了无数的冤案和错案，给大量无辜的人增加了痛苦和恐惧。

当你的家门口被污染了，你的乡亲喝企业排出的脏水得了重病，你会发现你所仰仗的环保系统也是这个样子。当你以普通公众的名义，向这些由公众出资供养的公职人员们，讨要一些本来早该开放的环境信息，索取一些“基本环境服务”，结果他们的回答是“要向企业请示”，要请上级领导批准。要是问得急了，他们会公然说，你们公众没有权力了解这些由公职人员制造的公共信息；甚至污蔑公众讨要这些信息是居心不良，是想危害公共

安全。

许多大公司、小作坊、个体户，更是浑身充斥着这种困难转移的德性和天分。他们生产对人有害的产品，却以“质量安全”、“环境友好”的外衣在市场上晃荡，欺骗那些毫无知觉地消费着它们产品的人。更多的公司生产产品的过程，就是祸害环境的过程，是阻碍他人发展和环境健康的过程，他们为了一己私利把困难排放给社会，把污染滞留在人间。

中国森林在严重肾衰竭，中国草原被人类的私欲瓜分，可能，也与这些若有若无、时弱时强的困难转移有关。破坏草原的人没有感觉到压力，而倒是一些围观的群众，看不下去了，他们拿出所有的家当和身家性命，想要“保护草原”。他们承受了不该承受的痛苦，他们担当了不该担当的责任。

中国的公众和中国的环境之所以日复一日地被恶化下去，还是因为那些保护者不起保护作用，他们承担着责任又想把责任转移。那些掌握着真相的环保官员、环保专家们，总是不肯把真实信息和知识告诉给公众，给公众制造了一层又一层的困难和障碍；那些法律专家们，那些司法干部们，不肯把环境施害者推上法庭接受公审。而这样拼了死命要让公众吞咽污染、消化困难的过程，居然每一次都被美化为替公众负责，居然被美化为为国家安定着想。

当普通公众被尽情伤害的时候，居然都无法保卫自己，这样社会的安定团结又从哪里得到？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其实仅有可怜的两个权力，一是发展权，他可以自由地伸展自己，他想要做什么，他就能做什么；二是保卫权，遇上困难他可化解，化解不了他可躲避。

其实，把困难转移给社会、转移给别人，最终，都是把困难原子弹化，并最终在无处发泄的时候被连续引爆。那些“困难主管者们”，在困难还可以解决的时候不设法解决，非要让困难纠结到无法求解，此时，无论你怎么高调赴会，如何表示关心和爱护，都已经难以救场。困难像绝症一样越拖越重，让不该生病的人，倾家荡产，伤心绝望，被病魔无情地夺去生还的希望。

结果是全社会只剩下两种人：精通困难转移术的人和无辜受害的人。在困难转移、生长、巨量化的过程中，两种人没能得到好下场。最可怜的是那些无辜的人，他们被迫拿出长久的时间，去消耗那些困难制造者们频繁制造的灾难，去化疗我们社会最大的毒瘤。

当我们满怀欣喜地普天同庆的时候，也许，我们该像所有的好人那样，试着想一想，是不是在我们想要快乐的时候，又有人千方百计地把各种不该

由你我消受的困难，转移到了我们的户头上，强塞到我们的身体里。

善良而多嘴的人们啊，当你承受困难及痛苦的时候，你不妨想一想，这困难和痛苦，到底是你活该的，还是从别人身上迁徙而来的。有时候，从自私的角度多想一想这些“公益”，没有坏处，可以让你心地更加纯洁。

把这篇文章放在前面，我只是想推出一个观察草原当前状态的公式：谁给草原制造了困难，谁转移了困难，谁又被迫承接了这些困难，谁以什么样的方式化解这些困难。

如果看清楚了，你就不会被迷惑。而不被迷惑，在当前中国，有时候是几乎不可能的任务。因为有太多的时候，越是掌握权力、知识和财富的人，越有欺骗性。

2010年2月14日，农历正月初一

目录

序言

把生态困难转移给谁 I

引言

去草原看一看，写一写 1

1 藏羚羊 梦断可可西里

零：为了归宿的源起	4
一、“为名为利终日劳”	5
二、采金者与盗猎者	9
三、索书记与扎书记	12
四、董事长与总经理	17
五、要立三块碑	22
六、全国都响起来了	27
七、“扎书记走了”	31
八、“扎巴多杰你不是汉子，你不负责任”	34
九、“野牦牛队犯了法，应该接受法律惩处”	39
十、从打官司开始隐退	44
十一、藏羚羊，还在观望	48

2 鼠兔

不是保护水而是保护草

- 55 一、弹弓下的自然情意教育
- 58 二、水有什么嘛，草才最重要
- 61 三、高原上最平凡的物种
- 65 四、让草原住上能够保护的人
- 69 五、有保护能力的人被移走了
- 75 六、草原需要狼和鼠兔
- 78 七、村民都愿意参与环境保护
- 80 八、村民愿意吸收环保知识
- 82 九、把树种在心灵里
- 86 十、巡山正在重新成为传统
- 89 十一、与仁青桑珠艰难的对话

3 普氏原羚

网围栏的阻隔

- 92 一、相遇在普氏原羚的围栏前
- 94 二、中华对角羚正被围栏分开
- 98 三、摄影家能变成民间研究专家吗
- 100 四、做人，要喜欢提意见
- 105 五、“光有个保护站似乎不够，
能成立保护区就好了”
- 107 六、从普氏原羚的眼光看狼
- 109 七、“人中恶狼”的贡献
- 111 八、“在中亚，知之甚少的是普氏原羚”
- 112 九、“普氏原羚面临非常紧迫的现实”

- 十、“调查样线我们走了1 500 多公里” 115
- 十一、“普氏原羚一直就在这里生活” 116
- 十二、“保护需要各方力量一起行动” 118
- 十三、“雪豹阿姨”看到了三次雪豹 120

4 黄羊

搜索牧民的权力

- 一、谁也不肯慢下来 124
- 二、给狼图腾布几个旅游点 128
- 三、草原的法律居然不在草原上生长 132
- 四、像牧民那样思考 135
- 五、什么样的牧民能保护家园 137
- 六、“我这才发现，草原证对牧民来说这么重要” 145
- 七、数据照耀下的草原 154
- 尾声：狼文化能保护乌拉盖湿地吗 158

5 沙芥

以草原之力恢复草原

- 一、给什么样的人治病 167
- 二、“向权力诉说真理” 171
- 三、做起了“禽兽文章” 174
- 四、你要为讲真话付出代价 177
- 五、“保守”的养鸡专业户 183
- 六、美好的前程在眼前 188
- 七、还是太冒进了 194

- 196 八、一只鸡带来九大变化
198 九、开始怀疑“适度干扰理论”

6 天鹅

草原能否帮人类忏悔

- 204 一、想入非非的“南粮北牧”
206 二、“只为途中与你相遇”
210 三、痛苦的商海
215 四、“天意为之的失败”
222 五、救命的沙粒
230 六、组织 100 个企业的生态修行
236 七、社会企业

7 白鹿

像生态学家那样满怀情感

- 243 导游词一：一半是苍狼，一半是白鹿
251 导游词二：最让人怀念的时代
257 导游词三：请记住这些贤人的事迹
260 导游词四：“当个生态导游是我的理想”
267 导游词五：草原上的一切都有情感，都互相依存
272 导游词六：“为了保护小媳妇，把她老公赶走了”
276 导游词七：“找不到谈话的对手”
281 导游词八：凭什么认识那么多草
284 导游词九：草原到底是做什么用的

8 柠条

在别人的草原上治沙

一、十二年过去了，我没有离开的意思	291
二、“去看看吧，至少沙地上，还有几棵树是活着的”	293
三、要么违背自然规律，要么违背社会规律	297
四、“我说，你们都错了，什么天人合一， 按照我的理解，应当叫人天本一”	303
五、无常之地的有常情意	306
六、“中国第一男人”为什么思念科尔沁	308
七、回到踌躇满志的时代，回到牛羊身边	318
八、苗玉坤与治沙无关的故事	322
九、远看山有色，近听水无声	325
后记	
没有荒野	330
各地地图	334

引言

去草原看一看，写一写

在开始正式“去草原看看”之前，我天真地以为中国写草原比较好的作家，一是张承志，一是姜戎。他们二人我都没有见过，但都仰慕过。

他们，都以知青的身份，在内蒙古自治区乌珠穆沁草原生活过。张承志生活了4年，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，就陆续写了《黑骏马》，写了《金牧场》，有一阵子还把《金牧场》改为《金草地》；又写过许多散文，收进一本叫《草原》的张承志自选集中。

姜戎生活得长一些，生活了11年，不过他在写作上出手晚得多，似乎就写了一本《狼图腾》，2004年才出版。

他们与画家陈继群一样，都从北京知青的角度，认为乌珠穆沁是中国最好的草原。

我对姜戎的朋友陈继群，吞吞吐吐地谈到了想见一下姜戎的愿望。他回头看了我一眼，说，你找他有什么事？你想清楚了，要找他谈什么，再找他也不迟。

陈继群认为《狼图腾》是中国最好的小说，他喜欢拿来与《红楼梦》比，他说《狼图腾》的海外发行量远比《红楼梦》大得多。《狼图腾》2004年4月25日正式发行出版。中文版仅正版销售就超过300万册，外文版已经出版30个语种，覆盖110个国家和地区。中文版连续6年高居文学类图书榜的前十名。

但我确实没想清有什么理由去找张承志和姜戎，我能做的，只是尽力先买全他们所写的书，与草原有关的，我就先吞读；读了之后，再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可能，比如去拜访一下张承志，比如去拜访一下姜戎。

但很多人都知道我肯定会写草原了。因为他们明白我的天性，我与任何事物一旦粘连，就不会放手；然后使出浑身解数，去试图对这些事物有所作为。而这个世界上，似乎让我唯一会的，就是写点什么。于是，对所参与事物起反应的方式，就是写下所有我可能写的文字。

对我来说，资源与困难，都是起反应的机会，资源是资源，困难也是资

源，资源也是困难。我最怕看到的事，是资源被浪费，是困难被无限制地转移。因此，我曾经对一颗发芽的土豆发誓：任何困难到了我的手边，我就尽力不让它再传递下去。在喜好困难转移的中国，困难像环绕全球的火炬一样，在转着圈传递，接到者的任务，似乎是马上把它传递给下一棒，而不是自己试着去解决它。

2008年8月8日，我从格尔木回西宁，再回北京。

在格尔木，我碰到了欧阳荣宗。

他说他在写一本回忆录，叫《梦断可可西里》。他要重建一段世人根本没注意到的历史链条。这涉及奇卡·扎巴多杰，也涉及后来荣升为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的才嘎，更涉及野牦牛队“受了冤屈”的几十名队员们。

他不太会用电脑，他也不太懂如何写作。他只是铺开稿纸，就开始写了。因为他“得到了扎巴多杰在天之灵的暗示”。

他拿出十多页给我看，他先手写成草稿，找了个人帮他录入到电脑中，然后打印出来，然后慢慢地修改。

他对文字多少有些畏惧，但他无法消解写点什么的冲动。他说他开始写的时候，有人建议他，把标题叫“魂断可可西里”，可他更想用“梦断可可西里”。他想好好写一写，索南达杰逝世后，扎巴多杰接手，创立野牦牛队，直到野牦牛队被“恶意解散”，中间前后左右发生的许多令人永志难忘的故事。

2010年春节，我给欧阳荣宗打电话，想问问他写作的进展。他说此前一直忙于昆仑山的开发，回忆转化为文字再转化为可读文本的进程不是特别的理想。由于格尔木太冷，气温已经到了零下十来度，他像往年一样，回到福建老家过年，同时也腾出些时间来写。

看来，一年多过去，要想看到《梦断可可西里》，还需要等待。

而全国各地关注可可西里的志愿者们，准备重建索南达杰纪念碑。就在他们觉得找不到好理由的时候，发现2009年7月10日出现了《关于重建杰桑·索南达杰纪念碑的公告》。民间力量与官方力量，似乎重新找到了一个接续口。

而我，也似乎找到了写出一本书的理由。

这本书能够写成，最需要感谢的人，是福特基金会的白爱莲女士。她是对中国草原最关注的人，她过去关注森林，后来觉得草原也同样需要关注，于是倾尽全力想引带更多的人一起关注中国的草原现实。我觉得她已经超越

了一个许多人常规所理解的“项目资助官员”的工作方式。她总是替许多人着想，总想让大家在互相借鉴中成长得更快。因此，几年来，她对我的无私帮助，至少起到了促我奋进的作用。

当然还要感谢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，这家中国著名的民间环保组织，是我开始进入环境保护领域最重要的引路人，而且奇怪的是，它总是能够在思想上随时提供给我新的激情，对我所有想做的事，都提供最宽容的援助。正是地球村让我明白了做保护的真正原理：“助人成事”。

本书中所有写到的人物都是我的朋友，我相信我在生命中与他们相遇不是因为我要写这些文字，我写这些文字也不是为了增进我们的友谊。从事文字事业多年，早过了功利写作的时代。我尽力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，只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的功业。像所有舞文弄墨的人一样，我的文字未必表达他们的真实状态，也未必有助于大家理解草原真相，它的问题所在，它的现实困扰。我只能尽力而为。

2010年4月16日，初稿定字之时



藏羚羊

梦断可可西里

零：为了归宿的源起

如果你从青藏铁路的起点西宁，坐上 1 000 公里的火车，如果方向对头，你会到达格尔木。

如果你再从格尔木坐上 200 公里的汽车，如果方向对头，你将爬上昆仑山，从昆仑山慢慢地滑下，你就会在你目光的右前方，看到一大片“类似荒野”之地。

这几万平方公里的土地，蒙古语叫“可可西里”，据说意译过来，是“美丽的少女”之意。

而在今天，她有了一些更催人幻想的可能。

有人说，1949 年以来，或者说有史以来，中国公众最真挚、最自发的环保志愿活动，是从可可西里起源的。可可西里直接抚育了“西部野牦牛队”、绿色江河、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等民间环保组织，也滋养过自然之友、V 队等日益著名的环保机构。

有人说，中国公众最容易关切的自然环境，是草原，而对于草原来说，北京北部、西北部，因为沙尘暴，有许多志愿者去种树，去治沙，因此一直都有大规模的志愿者活动。如果说关注沙尘暴多少还有些人类自私的因素在内的话，那么可可西里，则是因为一个物种，一种信念，一种理想，让无数志愿者超越人类自私，而前赴后继，而魂牵梦绕，而无所畏惧。

有人说，如果你要研究生态，你就要有一些指标物种；你要研究草原生态，那么你就得用狼作为指标物种。过去，狼在全中国所有地方都曾经有过，后来，只有草原上才有；再后来，只有中国西部的草原上才有。因此，可可西里是不是还有狼，可可西里狼的生活状态，可能预示着中国草原生态是不是还有救。

这是我把这本书，从可可西里写起的原因。

要写可可西里，当然要写杰桑·索南达杰，要写奇卡·扎巴多杰，要写哈希·扎西多杰，要写杨欣，要写梁从诫，要写奚志农，要写才嘎，要写吴柱。

但这一次，我只想写一写福建石材商人——欧阳荣宗。

许多人的故事都被人写过了，但未必用的是合适的笔墨。更多的人和事都被遗忘了，社会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一样，所有的人和事，都在暗中发生，都在沉默中演替。

我写这本书，不是为了记住，而是为了更好地遗忘；不是为了人，而是为了纯粹的草原生态。

因此，我从可可西里出发，让这江河的源头，成为一切的源头。

一、“为名为利终日劳”

按照著名环保组织“绿色江河”负责人杨欣的说法，在杰桑·索南达杰死之前，除了采金者和盗猎者，外界很少有人知道“可可西里”；20世纪八九十年代，他到长江源头去探险时，一些人以为这是一个国外的地名，甚至以为是意大利的“西西里岛”。

外界一直相信，蒙古语意为“美丽的少女”的可可西里，是无人区。地图上就是这么标的，官员、学者的嘴里是这么说的，一些国产地理书籍上也是这么写的。

2010年3月底的一天，欧阳荣宗从昆仑山工地上下来，回到昆仑山北的格尔木。

他想在昆仑山上建“昆仑书院”，建“西王母宫”，要高调开发或者说弘扬昆仑山文化。这是他年过60之后最想做的事，也觉得最有意义的事。但理想距现实很远，没有资本的依托，没有政府的批复，昆仑山文化传播计划只能是一张图纸；现在只能帮助格尔木市文广体育局，在山上建设玉珠峰登山基地。基地离登山者最常见的玉珠峰很近，离玉虚峰也不远。如果他的《魂断可可西里》会出版，他会这样描述可可西里：

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辖区可可西里，地处青海高原西北部，东至曲麻莱县，南接西藏，西连新疆，形成长方形地块，东西走向长约400公里，南北宽约180公里，面积约4.5万平方公里。可可西里是典型的高原湿